

# 郭沫若家族入蜀时间及世系初考

唐 明 中

郭沫若在《少年时代》一书中自叙道：“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，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。”那么，郭家入蜀定居沙湾镇，究竟始于何时、何代、何人？入蜀以后，郭家世系的繁衍，家业的兴衰又是怎么回事？本文旨在就上述问题作一尝试性考述。由于这类资料奇缺，可访的知情者亦很少，疏漏以至悖谬之处在所难免，敬望专家们指正。

## 从“比”字形坟墓的由来谈起

在大渡河西岸，沙湾镇的南端，沿茶溪上行不足二十华里处，有一条从绥山余脉蜿蜒而下的小溪，名玉溪河，傍河小地名称烂田湾。那里景色宜人，水秀山明，乡里人多以蓓蕾初绽的荷花来譬喻它。

烂田湾葬有一大一小的两座土墓，列成“比”字形，是郭沫若家从福建迁来四川的最早的祖坟，郭姓人称之为郭家的发坟。小土墓是郭有元墓；大土墓是郭有元的父亲郭志思、母亲张氏墓。因时日久长，墓碑已经不存，但据郭沫若族弟郭开宇回忆，“小时祭烂田湾祖坟，坟前是竖有一个石碑的，还记得那碑文是：

考	公讳志思	大人
故显	郭	老
妣	母 张氏	孺人

祀男 郭有元率孙△△△

那么，这是否意味着郭志思一辈就已入蜀了呢？据考，郭志思膝下有子二人，即兄郭有元，弟郭有春。郭有春没有入蜀，一直居住福建，而郭志思则卒于福建，并葬在汀州府宁化县龙里上七都的。葬于沙湾烂田湾处的郭志思墓，是郭有元入蜀定居沙湾后，返回原籍龙上里七都搜拣双亲遗骨，背来沙湾，并制作了很精致的骨盆，重新安葬在此的。由此可见，郭志思虽有坟在沙湾，但生前却未来过四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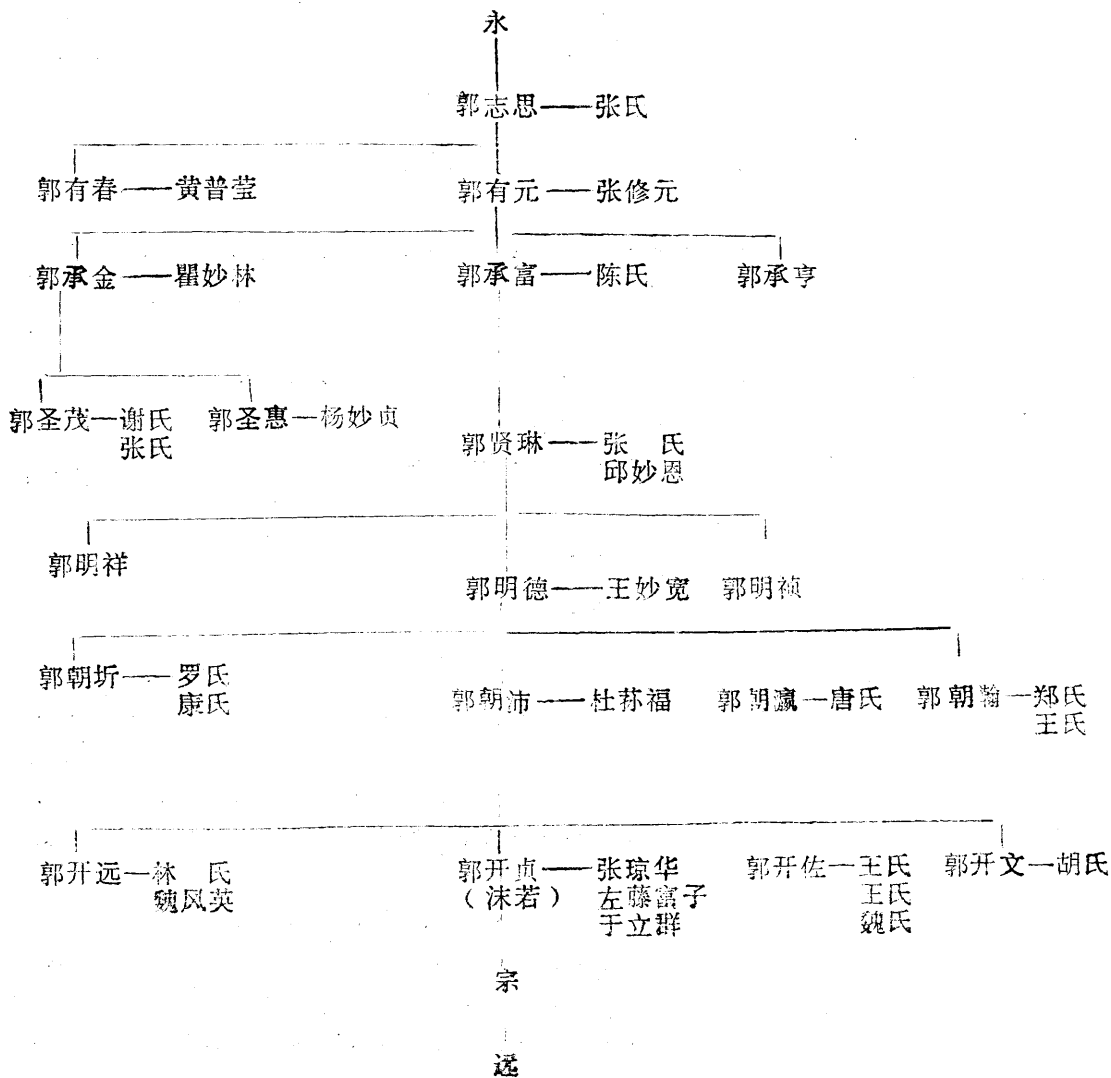
郭沫若著《德音录》（《先考膏儒府君行述》）记：“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，族已昌大。”秀山公即郭沫若祖父郭明德，绰号“金脸大王”。他的曾祖父就是郭有元，其间正好四代，与郭家在蜀的最早祖坟相印证。可见，郭有元正是郭家由闽入蜀的第一代。

现在沙湾年长的郭族人，都还记得从先辈传下来的说法：郭家由闽入蜀是从“有”字辈开始的，而过去郭家祭祀先祖，也是由“有”字辈祭起。据原来保管过郭家族谱的郭远正介绍，“我家的族谱记载有五言四句二十字的字辈，这二十字是：鸿廷寿显元，永志有承贤，明朝开宗远，英良虎少全。”沙湾郭家传宗接代的实际情况，与这二十字是完全相符的。

此外，郭家在乐山的老亲是沙湾邻近犍溪的张家，但和郭志思的妻子张氏并非同族。张氏不是四川人，死于福建后，其子郭有元回福建将她的遗骨背来四川，安葬在此。而郭家在蜀的老亲，则是郭有元的妻子张修元的娘家——犍溪张家。这也从旁证实了郭家入蜀始于郭有元。

至于郭家由闽入蜀的时间，《德音录》有载：“吾家原籍福建，百五十八年前由闽迁蜀，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。”铜河，即大渡河。郭沫若撰写《德音录》的时间是公元1939年，可见，郭家入蜀时间应始于乾隆46年，即公元1781年前，距离现在已有两百多年。而郭家入蜀以后，自郭有元至郭沫若，则是第六代了。

这里将郭家入蜀后家族繁衍的谱系概况，列简表如下：



## 从跟马帮到办马帮

郭沫若在《少年时代》一书中还记叙道：“我们家由两个麻布几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，我不十分知道。”但书中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，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：他的先辈入川，是小本经营商业。从当时的情况看，由福建到四川，当然是长途贩运了。这在乾嘉时期，人之贫富不定，田之来去无常，土地兼并且趋严重，高额的地租、繁重的赋税，使人民生活处于动荡潦倒的福建，背井离乡，外出谋生的老百姓，绝不只是郭姓的一家。而四川在明末清初遭受战争劫灾，“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”（《少年时代》），自然是个求生存的好去处。

“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，当然是赤贫的人。”（《少年时代》）但是，入蜀以来，随着生意的兴盛，家道也逐渐中兴起来。据郭开宇回忆：“我的曾祖父郭贤惠讲，先辈由福建来四川，开始是做苧麻生意，从福建宁化采集野生苧麻，跟着入川的马帮，到了现在的牛华镇。牛华是盐井林立，盛产食盐的地方，苧麻用于盐业生产中捆绑卤水筒用。后来，也运麻布来卖。”随着资本的积累，“自己办起了马帮，沿途开设了十三个站驿，从宁化经江西、湖南到四川，终点站就在牛华镇的篾货市，那里是郭家最早的坐房。”至此，郭家由跟马帮逐步发展到办起了马帮，有了自己的运输能力，家业也殷实起来。

## 开办盐业到定居沙湾

郭家既然有了自己的马帮，身处盐乡，又有自己的苧麻来源，加之资本积累日趋雄厚，因此，自办盐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趋势了。于是，“由自采自集（苧麻）到在宁化设置了收购站；在牛华也自凿自办了盐井。”（郭开宇回忆）

盐业经营，较之办马帮，人力物力的需求量要大得多，而郭家不仅在牛华，且在五通老桥（平坝）也开了盐井，凿井烧灶，皆靠雇用盐工。随着生产发展，盐工增加，食用所需粮、酒、肉等就需有充足的供应来源，由此，便产生了建立农业生产基地的要求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郭有元才选择了沙湾镇的。

沙湾是个古老的场镇，唐朝时名为南宁镇，地处峨眉三山中二峨山、三峨山近旁，场址在大渡河西岸。这里水质佳美，宜于酿酒，而峨眉山盛产酿酒原料——玉米，加上酒糟又是养猪的好饲料，所以沙湾镇的商业历来以酒为大宗。同时，沙湾又是乐山城酒肉供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。清朝时，福建古田一带农民就种有“可酒不可食”的糯米，可见酿酒对来自福建的人来说，并不陌生；对想发财致富的人来说，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。何况，沙湾位居大渡河畔，顺流不及半日便可抵达乐山城，再沿岷江而下，不远便是牛华镇，交通是非常方便的。因此，郭家选中沙湾从事农副业生产，使之成为牛华、五通盐业生产的后勤基地，可谓是别具慧眼的。

郭家选中沙湾，购置田产，约在乾隆或嘉庆初年，那时的沙湾场址，还在今天的姚河坝。郭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地点，开始在场的南端，即离场约十华里的二峨山腰，地名为落井沟的地方，而在落井沟修建的房屋，便是郭家定居沙湾的第一座住房。至此，郭家便由工商业户进而成为兼营农业生产的工商业兼地主了。

郭有元娶邻近轿溪人张修元为妻，慢慢兴起在沙湾的家业，夫妇俩便成为郭家由闽入蜀

后的第一代经理人。以后，郭家逐渐发迹起来，成为沙湾镇外籍人中的大族。这样，自郭有元入蜀跟马帮到办马帮，进而自凿盐井，兴办农业。不长时间，郭家就由赤贫发展为工商业兼地主的富裕之家了。

## 世族繁衍和农业兴衰

郭有元有三个儿子，长子郭承富，娶妻陈氏；次子郭承星，娶妻瞿妙林；三子郭承亨。郭承亨返归原籍福建宁化县龙上里七都；承富、承星安居沙湾。承富只有独子贤琳，是郭沫若的曾祖父，娶妻张氏；续弦邱妙恩，年百〇二岁高寿，旌表百岁坊，“贞寿之门”。承星有贤惠、贤茂二子。家业由承富弟兄均分后，郭贤茂定居五通老桥，贤琳、贤惠则分别居住沙湾。承富妻陈氏死后葬于沙湾镇之徐山包，坟至今犹存，这是郭沫若幼时每年都要去祭扫的祖坟。郭沫若的堂侄郭宗璠讲：“么爸（郭沫若之弟）死的头年，引着我看了陈氏老婆太祖坟，并且说以后八爸（沫若）回家扫墓总要有个带路的后生。”

由于有了沙湾这块基地，而且前景较之办马帮、开盐业似乎更为可观，郭家便停办了马帮。但是，后来随着马帮停业和盐灶经营的衰落，生意出现了不景气的现象，加之添丁增口，耗费加重，再经兄弟分家，摊在每人身上的产业，可想而知，已经不会怎样富裕了。

郭沫若说：“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”，“我只知道我们同族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父，他在年青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‘长年’。”这里所说的曾祖父就是郭贤琳，族曾祖就是郭贤惠。他还说：“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‘长年’，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。”（《少年时代》）这位曾祖父所以会沦落为“长年”可能是在分得有限的家业后，经营得不景气，加上人口逐年繁殖增添的缘故吧。也就是这位族曾祖父郭贤惠，后来右手食指受损，成了残废，因而辞去了“长年”，改行做了卖瘟猪生意的贩子。但是，几乎是囊空如洗、没有一个资本的他，却在一次偶然的机中，以很便宜的价格，承揽了几百头瘟猪，向乐山城贩运。此时，“他的运气来了！病了的猪从那秽气滔天的猪圈里解放出来，在大渡河里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，温暖的太阳光的浴沐，一条条病了的瘟猪，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，都不药而愈，依然是上好的大肥猪了！”“就这样，那位族曾祖父便发了迹来。”（《少年时代》）此后，郭贤惠便做起了大生意，铺店也取名为“郭鸿兴号”了，可见其雄心勃勃。

郭沫若曾祖父郭贤琳是怎样发迹的，郭沫若自己也不清楚，只是说：“我虽然不知道，但我想发迹的历史恐怕也不算甚么光荣吧，不然，我们的老人们一定要向我们夸讲的。”（《少年时代》）其实，郭贤琳的家产，也主要是依靠经营商业，同时兼收地租而积累起来的。在祖业中，郭贤琳分得牛华盐灶继续经营，直到后来郭沫若的父亲一辈兄弟分家时，盐灶作为祖业，还由郭沫若的大伯父及大伯父的儿子、郭宗璠的父亲郭少仪负责经营，每年按房分红。

同郭贤惠一样，郭贤琳还早于他就为自己的店铺取了一个吉祥兴旺的名号——“郭鸣兴号”。他的发迹兴旺时期，大约在嘉道年间。道光时，沙湾水患，场镇冲没，但郭贤琳大概没有遭受多大损失。现在我们加以保护的“郭沫若旧居”，就是自郭贤琳起开始建造的，动工时间约在咸丰年间，即邱妙恩嫁到郭家二、三十年以后。开初，仅仅临街修建了一排经商的铺面，后来几经扩建，直到三十世纪二、三十年代，才由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经手营造

成现在的规模。从现有房屋零乱的结构，以及不规范的布局，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次，而是几次扩建而成的。

如上所述，郭家在沙湾镇上始建房屋距今约有一百五十年左右，比沙湾镇从姚河坝迁至现在的场址晚不了多少。据说，首先在现在场址上修建房屋的是邱姓人家，而这邱姓人家也就是郭沫若曾祖母邱妙恩的娘家。这里顺便提到郭沫若的另一位曾祖母张氏，是否也就是他的曾祖父的祖母张修元娘家的人，若能考查清楚，也是不无意义的。

郭贤琳身为独子，其妻邱妙恩（生于1801年，卒于1902年），享年百〇二岁，共生养了三男九女，她还在世时，就已经是五世同堂了。郭贤琳虽然积累了不少家资，但因膝下这样多的儿婚女嫁，当然耗费很大，而几个儿子所能继承到的家业，也就是相当有限的了。正如郭沫若所说：“这样的家业分到我祖父一代来的时候，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。”

（《少年时代》）

郭贤琳把有限的家业分给三个儿子后，他们都继续从事着商业经营，商店名号则在老号“郭鸣兴号”的基础上，各自依照自己的名字加以更改：郭明祯经营的商店为“郭鸣兴祯号”；郭明德的商店为“郭鸣兴达号”；郭明祥的商店为“郭鸣兴祥号”。

郭明德即郭沫若的祖父，号秀山公。《德音录》载：“秀山公任侠好义，自奉甚薄，有财利必分惠于人，乡党有告贷者，率慨然与之而不责其偿，家业以是中落。”他有子四人，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为老三，“因家境日绌早年辍学入商。府君辍学时年十五，学商三年即归主家计，同治十一年也。”（《德音录》）这三年学商，就在五通桥的“怀顺号”，也就是他的祖母王妙宽的娘家。

郭明德在铜、雅、府河一带，是很有名气的人，并在沙湾执掌过码头。郭朝沛仰仗这种关系，又得到杜荪福老人的得力内助，“因以结褵金为资”，“奔走于铜、雅、府三河之间，如眉州、青神、峨眉、洪雅、夹江及牛华溪、五通桥等城镇，举莫不有府君之足迹。府君善观时变货情，凡远近州县岁时之丰歉、民俗之淳漓，必详为咨考，以占其需给。以故意则屡中，积著率倍，不数年间家业复振。”（《德音录》）使“郭鸣兴达号”的商业经营得以复苏，逐渐兴旺了起来。可见郭朝沛是手腕很高明的商业经营家。郭朝沛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，他的四个儿子都送出外地求学，无论海内海外，所费学资，统由家中接济，并在家里办起了家塾专馆—绥山馆。他常以“子孙勿得废读”，“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为家训，可见他还是一个卓有远识的人。

## 郭家政治地位的提高

郭家开设的“鸣兴号”和“鸿兴号”，虽然不能垄断整个沙湾镇的经济命脉，但却占有着沙湾镇商业资本的相当比重。民间流传一种说法：“鸿兴号的银子，鸣兴号的顶子。”此说虽很片面，但却反映了郭家在沙湾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很高的。

所谓“顶子”，不外乎是指读书做官的人。据《德音录》载：“先伯父怀璞公，逊清同治七年入县庠，为吾家通籍之始。”怀璞公即郭朝沛长兄郭朝瀚，他在1869年为沙湾郭姓争得第一个秀才顶子，在那偏僻的小乡镇上，当然是显赫一时的大事件了。说到做官的顶子，不用说，更多的主要是指郭开文、郭沫若兄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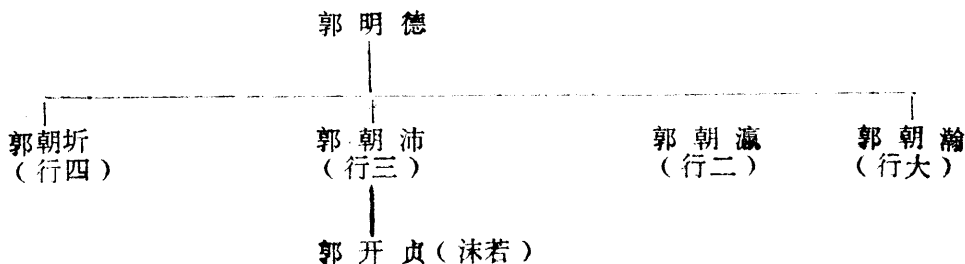
鸿兴号也不是没有顶子的，只是影响、名气不大而已。就举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时寄回的

家书中讥讽过的云老辈为例，也应该算是有过官顶子的。云老辈，即郭朝佐，字懋量，号坚，是郭明大的儿子，郭贤惠的孙。因辈份高，多以小名称呼他为云老辈。他光绪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法，是孙中山创同盟会时的会员，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作过秘书，后任过国民党西藏拉萨议员，四川统捐局长、国民党成都空军政治部主任，其官职不为不大。但为什么不能算作“鸿兴号”的顶子呢？恐怕根本的原因在于是否顺潮流而动，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无补益吧！所以人们把郭沫若比喻成郭家的一条龙，龙和虫那真是天渊之别，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## 同辈间的排列和称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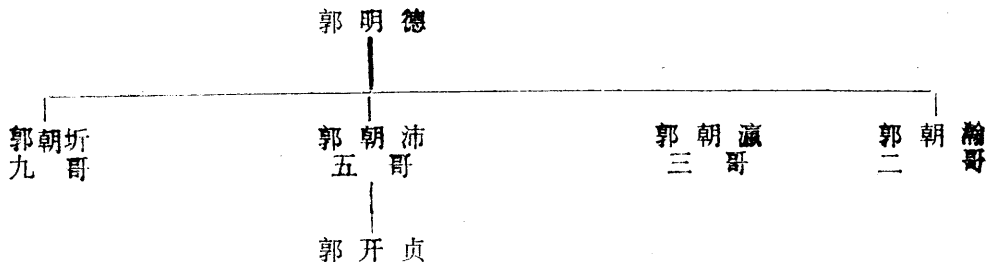
前面简述了郭沫若家族世系的字辈排列，谈了竖的关系，而横的兄弟姐妹之间排列称谓，又是怎样的呢？郭沫若在《少年时代》书中写道：“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，行三的我们父亲”，既然行二，为什么又叫三伯父呢？

郭家在同辈之间，有大排行、小排行之分。一般是兄弟和姐妹分别排列。同父的兄弟排列为小排行，同父辈的兄弟姐妹也有按出生年岁，依大小先后顺序排列的。同祖辈的兄弟，依出生年岁，先大后小排列，称为大排行。就以“行二的我们三伯父”为例来说，行二指小排行，三伯父则是大排行。



郭明德有四个儿子，郭朝瀛行二，这是小排行。

郭明德的同辈弟兄三人的儿子，按出生先后排列，则郭明德的四个儿子应该是，



这就是大排行。所以，郭沫若称“行二的我们三伯父，行三的我们父亲。”郭沫若的父亲按小排行是行三，按大排行就是行五。大排行一般是男女不混合排列。

郭沫若在沙湾故里的人，都称呼他叫八老师。在他1892年出生之前，已经有二兄二姐，

(下转第78页)

成，蒙蔽了四邻。话全说得那么巧妙，谎全撒得那么自然。仅凭这段充分个性化的对白，钟么嫂刁钻、泼辣、无赖、蛮横的女光棍形象便已活灵活现了，强似几多赘文。

除刘三金、钟么嫂外，其余如郝达三的愚昧顽固，毫无特操；顾辉堂的腐朽迷信，势利刻毒；曾师母的崇洋媚外，放荡无耻；陆茂林的好色与痴心，都描写得十分生动。

与上述人物不同，《死水微澜》中还有不少瞬间即逝，更为微小的人物。为了使这些人物在一瞬间就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李劫人常常突出这一类人物最典型的特征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，象拍摄特写镜头一般，几笔便完成了性格描写。

例如，写罗歪嘴一行与顾天成等人在东大街灯市上的火并；作者稍加点染，东大街万头攒动的灯市，袍哥们的江湖义气和不怕死的蛮劲，胆小怕事却又喜欢看热闹的成都市民，胆颤心惊、狼狈不堪的蔡大嫂……全都跃然纸上，极为醒目。

再例如青羊宫庙会上痞棍调戏郝香芸，罗歪嘴等人在蔡大嫂的怂恿下教训痞棍的一段描写，短短的篇幅内，写出了痞棍们的流里流气、撒泼耍赖与外强中干；大户小姐的慌乱羞愤；郝达三一家的束手无策；袍哥们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粗豪以及蔡大嫂的洋洋自得……，种种人物的情态，无一不生动

活泼，如在眼前。

这种寥寥几笔便能同时把若干人物写活的例子，在《死水微澜》中是不胜枚举的。

李劫人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他对社会各阶层的熟悉，对生活的认真观察，并从生活出发来描写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分不开的。正如他在《“大波”第三部书后》所说：“对于一个人物与其活动，首先要储备资料，储备丰富的资料，其次研究、探讨、分析综合，使其如实地复活在脑子里，其人其事，差不多跃跃欲出了，而后加工剪裁，形象化出。这样，写出的人，才是典型人，也才能活，也才能想；每个人也才有每个人的特点，每个人的性格。”

郭沫若曾高度评价李劫人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，他说：“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，心理状态，言语口吻，无论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少的，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，描写得那样自然。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，自由自在地，写去写来，写来写去，时而浑厚，时而细腻，时而浩浩荡荡，时而曲曲折折，写人恰如其人，写景恰如其景；不矜持，不炫异，不惜力，不偷巧，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，凭借着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，把过去的时代，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。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！”（《中国左拉之待望》郭沫若）这是十分妥贴的评价。

（上接第100页）

死了二姐一兄，他是他母亲的第八胎，按照出生早晚顺序，他行八，所以称八老师，这是按兄弟姐妹排列，叫小排行。如果按大排行，即按同祖父的兄弟，依照出生先后排列，他也行八，所以，也称八老师。

此外，在释称上，郭家仍沿袭了原籍福建的称呼，父亲称“爹”，母亲称“每”，伯娘称“加加”，叔母称“婶”，祖父称“公公”，祖母称“婆婆”，曾祖父称“公太”，曾祖母称“婆太”……

行文至此，暂且告一个段落。我想写的，只是这样一个家庭生出了这样一个人，或者说这样一个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。